

朱元璋



张笑天 著

作家出版社

朱元璋

张笑天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朱元璋/张笑天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4
ISBN 7-5063-3250-7

I. 朱… II. 张… III. 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0051 号

朱 元 璋 (上下)

作者: 张笑天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930761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泮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990 千

印张: 37

插页: 6

印数: 001-6000

版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250-7

定价: 4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

目

录

1



第 一 章	朱元璋剃度，如净不净，十戒不算多，人间物欲如何能割舍？人人都有成正果、成佛之本性，无奈饥肠辘辘何！	/1
第 二 章	偷馒头给穷伙伴吃，也能“胜造七级浮屠”？大和尚、小和尚讨论帝王之道，是否僭越？	/14
第 三 章	替佛行善却招致寺院的衰败，西天取经未免遥远，浮屠也许就深藏在乱离和水深火热的人世间。	/23
第 四 章	胭脂痣，珍珠翡翠白玉汤，那是一团朦胧的美好的影子，足以伴他半生之梦；皇字头，帝字尾，三兄妹的命运之线拴到了朱元璋权力中枢上。	/33
第 五 章	看《易经》，批八卦，如果能批出个当皇帝的女婿来，还用得着看一块风水宝地先埋他老子吗？百衲衣虽破烂，却不失斑斓色彩。	/43
第 六 章	和尚教美，并非一般佳话，谁能料到会成就历史上一代名后。走马灯一样美丽的影子，唤醒了槛外人的春梦，春心与雄心同时躁动。	/55
第 七 章	百花发，我不发；我若发，都该杀。杀尽元朝百万兵，腰间宝剑带血腥，山僧不识英雄主，此去四海扬姓名。	/68
第 八 章	虚幻的美丽的影子集点渐渐实了，去掉紧箍咒的情爱姗姗来迟。入世难，出世也难，出世者劝别人入世，岂有真正出世者呢？	/81
第 九 章	一个要坐第一把交椅，一个要霸占人家女儿，利益均	/92



朱 元 璋

2



沾，借刀杀人。一张热饼藏怀中，烫烂了皮肤的是热饼，还是那颗滚烫的心？

- | | | |
|------|--|------|
| 第十章 | 被人猜忌，又替人消灾，到头来并不亏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由阶下囚一跃而为东床快婿，朱元璋与马大脚演绎人间悲喜剧。 | /105 |
| 第十一章 | 主帅出征，部下打他旗号却受斥责，为一个败军之将痛打光屁股朋友，买的是人心。“马伯乐”会相马，更会“相人”。老王婆卖瓜，也得吃瓜人识货。 | /116 |
| 第十二章 | 没生养过的少妇一次领养三个儿子，且要承诺，五年后推出三员大将。天外飞来一个不肯为妾的人，元配夫人愿与她易位，是宽容还是陷阱？ | /129 |
| 第十三章 | 卦中既有雷出地奋之象，岂甘寄人篱下？妻妾易位的契约，未尝不是真诚心灵的碰撞，契约毁于这碰撞的火花。忍世上难忍之事，大谋不乱。 | /140 |
| 第十四章 | 新婚之夜不入洞房的新郎，却到另外一个女人跟前号啕大哭，却不是因为一个情字。一棵大树剪光所有的枝叶，只剩光秃秃的树干，这树干就是朱元璋。 | /150 |
| 第十五章 | 新婚之夜约法三章，红颜不愿深闺藏娇，要陪丈夫驰骋疆场打天下，送给丈夫的是铠甲，第二件礼物是两员上将军。 | /160 |
| 第十六章 | 夹着的尾巴露了，是不是野心也昭然若揭了？没有人愿意打败仗，但有时打了败仗反而更安全。想称王的人胃口并不大，只拥有一小山城的“滁阳王”权力与欧阳修差不多。 | /170 |
| 第十七章 | 不让老泰山称王，朱元璋把王冠留给自己吗？女儿给母亲行贿，买的是平安。有在爱妻面前也不能袒露的秘密吗？不是花心而是野心。 | /179 |
| 第十八章 | 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祸，太上老君帮朱元璋免了杀身之灾。活着未能封王，死后封号写在墓碑上不知是给谁看。捡个鸡毛当令箭，放牛娃发号施令管用？ | /190 |
| 第十九章 | 千艘战船，三万水师，竟是拱手相送，先锋印就不是那么容易得的了。常遇春舟中一跳，跳到了朱元璋心头高位上，他的粗鲁便可淡化了。 | /201 |



目

录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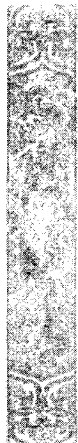


- 第二十章 借刀杀人，又不承担借刀杀人之过，又可从容地落下几滴同情之泪。变敌兵为亲兵，是冒险还是怀柔？一介书生手提三颗人头来晋见，换来个应天知府，举座皆惊。 /213
- 第二十一章 旧时王谢堂前燕，今朝不知飞到谁家？汤和恭维上司的用语很独到：你总比阿猫阿狗强吧？印度香料什么时候在少女心上散布芬芳？ /225
- 第二十二章 乾坤里有大空门，空门里有大乾坤。佛性、人性合而为一，这是长老在新主登极前洒下的菩提水？美女如云，堕人斗志，小将的办法是化美女为一缕冤魂，以励斗志，是耶？非耶？ /236
- 第二十三章 不战降，战而降，战败而降，战败而不降，一律对待，这不正是大度。你也私访，我也私访，朝野都在私访，这是巧合。 /247
- 第二十四章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朱元璋开创了看上去愚笨而实则英明的治国先河。儿子进献美女，杀；冒大将可能反叛的危险斩其子，朱元璋会不会算账？ /259
- 第二十五章 一幢石碑压在一个人的心上，能否承受得住？自己再加一块反而会抵消。将才，脑后却有反骨，他看准的猎物是危险的信号。 /269
- 第二十六章 你杀了我儿子，我恨你，但不会背叛你，这也是一种忠诚。红杏不出墙，其奈有人越墙而入何！富可敌国的人当年放恶犬伤人，如今自己就是低三下四的狗。 /282
- 第二十七章 一个暴死，一个疯了，这是当今世上两大贤人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有舍命吃河豚的人，自然也有舍命烧河豚的厨子应运而生。 /292
- 第二十八章 每个人都在兜售自己，就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。君子以自昭明德，坤地为母，性温驯，离火中女，性依附，于是刘伯温该出山了。 /303
- 第二十九章 给他多大的官都不稀罕，是对他人格的褻渎，索性什么也不给。夫子庙里住进刘伯温，他却不相信灵气，半部《论语》能治天下吗？至少赵普没有讲真话。 /313
- 第三十章 一主一仆，出于同一师门，为得到刘伯温，只得为苏坦妹立碑，实则是朱元璋的耻辱柱。后花园里出现鬼 /324



朱 元 璋

4



影，明知鬼在何处，却又不能捉鬼，谁解苦衷？

- 第三十一章 狗容易交人难，给一根骨头狗就会摇尾巴。害人害己，小人有时也并不得意小人。杀人并不是仁慈或残忍的标志，杀一个人和杀一百个人是一样的。 /335
- 第三十二章 先送美人图，美人还愁不送上门来吗？替别人答卷中过举人的女子有感于江南贡院长了荒草，有意披荆斩棘去博得个金榜题名，视科举为儿戏。 /347
- 第三十三章 治乱世用重典，朱元璋造就了胡剥皮和陈炼铁，也同时创造了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”的太平盛世。既然能在韩林儿膝下称臣，为什么不能对陈友谅顶礼膜拜？权宜之计耳。 /359
- 第三十四章 五通庙通金木水火土，贯东西南北中，是陈友谅的圣地，却是徐寿辉通向地狱的走廊。万鸟腾空，也正是朱元璋好运腾飞之时。 /370
- 第三十五章 海不能枯，石不能烂，所以爱情也是能变的。嫁女的遗嘱，不给妻子、儿子和女儿，却藏在女婿手中，令多少人生疑。 /382
- 第三十六章 借刀杀人古亦有之，自己手上不沾血，不失为上策。那么假他人之手施恩活人一命，也不该是赔本生意吧？挑水僧为朱元璋跛了一条腿，终有了回报——表哥。 /394
- 第三十七章 既是真戏假做，又是假戏真做，朱元璋满意的和担忧的都是刘伯温这个导演太称职了。“朕”的称谓，明黄色，龙，都是皇帝专用，那么美女呢？ /405
- 第三十八章 为主子送情书，意外地官升几级，是喜是忧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送了人情不图报，却隐藏着杀机。 /414
- 第三十九章 带着美女画像出征，难道胜过爱妾吗？到底是朱元璋有猫鼻子，还是郭宁莲的嗅觉更灵敏？河豚有毒，却有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功效。 /424
- 第四十章 火烧战船，再演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，江上大雾和硝烟里，令人心跳的那团美丽的影子会不会香消玉殒？被人卡住脖子吊在半空，要你说自愿，这是什么滋味？ /436



- 第四十一章 舍弃所爱，官升一级，谁知个中滋味？不管陈皇帝生死，带上三牲去祭奠，覆巢之下无完卵。皇帝去了，妃子来了，到手的是美色还是仇恨种子？ /447
- 第四十二章 江南两个才女，杀了一个苏坦妹，另一个楚方玉在泾江口露面。他给登极的皇帝画完御影几个月，便来画遗容了，喜歌哀歌一人唱。 /457
- 第四十三章 躲了显赫的权势，也就远离了猜忌和危险，共患难易，共享富贵难。这是佛性大师九字真言后的又一忠告，足能左右刘伯温一生。 /467
- 第四十四章 画中人会倒在朱元璋的怀抱里吗？不占天时地利，却大胜鄱阳湖，只有人和为上。穷寇勿追，兵贵无常。同一条江，流淌着几对男女的恩恩怨怨，这是一条怨江。 /477
- 第四十五章 先当皇帝再占有女人，与胡惟庸的“生米煮成熟饭”异曲同工。纯真爱情与富贵前程在哲学的天平上孰轻孰重？在人心的一杆秤上却是各有各的称量法的。 /488
- 第四十六章 政声好，不如河豚烧得香，但二者比起沉鱼落雁的美女都尽失颜色。国之所重，莫先庙社。兰者为王者之草，芝兰生于深山，朱元璋称王前得的是王者之草吗？ /500
- 第四十七章 先充实后宫，再行登极，还准备着妻妹为候补，这是与仇富心理并存的好色癖。聚宝盆埋在城门下，才不会倾塌，南京从此有了聚宝门。 /512
- 第四十八章 砸碎无比豪华的镀金大床，不是因为它上面曾躺过一个亡国之君。“我是你儿子，长大了一定比你强”，如果刘伯温真的预知五百年后事，当嘉许朱棣所言不虚。 /523
- 第四十九章 一个土财主居然想与朱元璋一道千古流芳，杀头的罪名便成立了。穷人心、富人心，都是人心。金山银山换个虚名，有什么舍不得？ /534
- 第五十章 你怕她带着肚子里的小王爷跳玄武湖吗？那就封地为妃。富字少了一笔，是朱元璋得意之笔，可测人心有几分忠诚。孔夫子一定是受了老婆的气，才冒出了一句：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 /543



朱元璋

6



- 第五十一章 为出家，曾剃去过烦恼鬓毛，为当朱元璋近侍，他付出的是传宗接代的本钱，那是忠诚与屈辱的一刀。 /553
- 第五十二章 那只变得陌生的雏鹰就是她自己亲手调教和放飞的吗？是人固有的劣根性让他折羽，还是她训导无方？她枕了个一百万两银子的玉枕也没让自己清醒。 /563
- 第五十三章 爱马的将军昼夜兼程五百里来报告攻城失利，主公却让他弃马步行回去，令他知耻而后勇。杖打朱文忠的屁股是为公事而打，数棒疮药却是为亲情，这也叫公私分明。 /576
- 第五十四章 我能救你，却又不可救你；我能让你活，却不得不让你死，这是混合着最大限度爱与恨的情愫吗？让幼年王子们看着亲人被吊死，这是残酷的以儆效尤吗？让此吴王去处置彼吴王，究竟谁是伪吴王？ /590
- 第五十五章 如果小明王老老实实呆在滁阳，有碗饭吃，又可过皇帝瘾，却非要到金陵来，弄得连吃饭的家什也丢了。卦象虽主龙凤皇帝无缘到达金陵，宫殿还是要修的。 /602
- 第五十六章 沉船载君，当然不能留下活口，那等于留下自己的掘墓人。可悲的是廖永忠没有把自己摆进去，忘了自己与他要毒死的人是同病相怜的。漫天飞雪，是为旧皇帝送葬，还是为新皇帝添彩？ /611
- 第五十七章 七天风雪交加，登极大典之日却是雪霁风晴。岳父指他一条路：用黄老之术取天下。曾杀人灭口的人忘却了自己也有被人灭口之危，还会争宠争封吗？ /634
- 第五十八章 少知道别人的隐私、阴谋，自己的安全系数就增了几分。当你变得无足轻重、从人家视野中消失时，你更安全。屏风中贴纸条，这是大明洪武皇帝的备忘录，这不表明他比别人记忆力差。 /648
- 第五十九章 二号监国拿一号监国的亲戚开刀，不是刘伯温不肯通融，实在是大明律不肯通融。如果你知道你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，你肯定要防着别人照葫芦画瓢。 /665
- 第六十章 杀人，是圣上赋予刘伯温的职责，因为朱元璋说过，连刘伯温都胆怯时，天下就没有铮铮铁骨的谏官了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如悟和尚始终明白朱元璋何以翻脸不认人。 /676



目

录

7



- 第六十一章 即使是圣人，也不愿别人揭他的短处，何况圣人也都是为非圣人所用的。这就是亚圣在洪武皇帝面前的下场，不好用，便弃之，如弃敝屣耳。 /691
- 第六十二章 天从人意，带有罪己诏味道的石碑神秘地不翼而飞，与廖永忠的痴傻异曲同工。对小和尚的宽免是皇后促成的意外。 /706
- 第六十三章 高文健笔科场手，白发青衫宦路人，利禄之梦也许躺到棺材里也不会醒。腮帮子有一撮毛的周先生预言日后的胡惟庸，非大奸即大雄，今日可露端倪？ /721
- 第六十四章 口头遗嘱既可伪造，书面遗嘱补写起来也就顺理成章。好人不一定能当官，当了官的好人也不一定会当，这是不是奸佞之人执掌权柄的原因？ /733
- 第六十五章 一幅皇帝御影可让画师坐牢，也能解救同行。一大锭银子买一桶泔水，此人不疯不傻，是洪武皇帝的得意之笔，阴沟里的泔水可照出贪与廉的影子。 /745
- 第六十六章 半部《论语》打天下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朱元璋首先就怀疑孔夫子有这么神，他更倚重峻法严刑。他不肯玩物丧志的骂名，神鸟海冬青便是殉葬品。 /756
- 第六十七章 科场里皇上赞不绝口的老到文章却冒出“后面还有”四个字，钱大的状元梦破灭了，却成全了靠喝犯人血的牢头。皇上张榜不是招贤，而是招汤，亘古未闻。 /771
- 第六十八章 稍宽一寸，民得益不止一寸；多取一分，国受损不止一分，这是朱元璋写在对联上的国策。李善长借用汤和三百亲兵修相府，与为自己修坟墓不相上下。 /784
- 第六十九章 在人危难时投入涓滴，异日会有涌泉之报，胡惟庸是不是在播种？设官为民与韩非子的刑、德“二柄法器”是否异曲同工？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不该出于孟子之口。 /798
- 第七十章 李善长的致仕与众不同，同时履新，这是体面的结局吗？女传胪给皇上开的一副药，皇上看来是剧毒。吊在辇轳上的爱情本来就是三玄的。 /814
- 第七十一章 作为开国首科主考官，眼睁睁看着会试中的鸿胪在廷试时因对策被杀，是不是奇耻大辱？画完天子画太子，画完太子画皇子时，种下了说不清的祸根。 /829

- p>第七十二章 自罚示众三天，小太监替皇上洗刷恶名，此谓忠。名声大了又怎么样，朕喜欢了，把它当花儿摆摆，不高兴了，什么也不是。 /840
p>第七十三章 “江南女才子”的名气最终没有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值钱，投之以泔水，报之以甘露，泔水也是生命的甘露。郭惠和蓝玉的爱情组带上皇上的鞭痕、刀伤，令人心有余悸，冲破它需要勇气和牺牲。 /852
p>第七十四章 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最终自己得被逼着上了贼船，那是充满肉欲诱惑的船。情人的香魂一缕即将逝去，飞将军又把她拉回到人间，皇上又多了一顶绿盔。 /865
p>第七十五章 太子师官越做越小，终于贬为七品县令，都是因为他把太子朱标教成了一副女人心肠的善者。女囚徒忽而成了尚宫女史，只要楚方玉愿意，封贵妃也是易事，可天下也有另类才女叫皇上无奈。 /880
p>第七十六章 “体法乾坤，藻饰太平”，朱元璋很满意说他得乾坤之气创建盛世，可胡惟庸点拨他，坤与髡同音，骂他当过秃和尚，“藻饰”乃“早失太平”之意，天地翻转，杀机毕现。 /893
p>第七十七章 不管你是贵妃还是妻妹，背叛了天子必须死，赐死与举办国葬享尽哀荣并无二致。连皇上都无权反悔的丹书铁券是爱人的血泪生命铸成的。 /908
p>第七十八章 一人为大，大邦大国大国君，再大，也有征服不了的人。致仕六年又四个月要复出，是靠裙带，《孝经新说》值五百两黄金，是书值钱还是孝值钱？ /922
p>第七十九章 只要他上了我的船，不想同舟共济也得风雨同舟，莫愁湖畔无愁事。马伯乐将军不识人才却原来会相马，小題大做的铁面皇帝恰是从大处着眼。 /936
p>第八十章 朱元璋认为所以贪官杀不退，是因为心存侥幸，但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；胡惟庸则以“鱼过千重网，网网有漏鱼”质疑。染坊里一定扯不出白布来吗？朱元璋必须更新这个观念。 /950
p>第八十一章 泰山压顶，刘伯温逃过了一劫，痴心不改，《珍珠翡翠白玉汤文存》与弹劾奏疏两道菜齐上，皇帝挠头，刘基未尝不是自掘坟墓。 /963

- 第八十二章 皇帝审案，太子推翻，朱元璋急于让他走出宋老夫子的阴影。老虎如果不用它的利爪尖牙，猫也会欺负他的。上元节与民同乐，却乐出了血腥一条街。 /977
- 第八十三章 三碗酸辣凉粉不但活命，又换得斗金，毕竟是善良的功德。仁义之道可行于君子，不可惠及小人。 /992
- 第八十四章 图穷匕首现，灭徐达翦除政敌，却牵出了麻太医投毒旧案，朱元璋技高一筹，抢先抓住筹码，井中的祥瑞于是成了凶兆，剩的只有铤而走险了，对皇上不满者皆我盟友。 /1007
- 第八十五章 皇宫里的“野种”想登堂入室继大统，欲借胡丞相之舟出海，岂不知，胡惟庸自己的黄袍加身梦做得正酣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当年救下通敌叛将，竟是无心插柳成阴了。 /1023
- 第八十六章 一个从人们记忆中消失的疯子，忽然成了丞相登门造访的重要角色。当年所有的卖人情、宽纵和施以小恩小惠，都是播种，今天到了该收获的季节了。 /1036
- 第八十七章 晋朝皇室兄弟阋于墙的“八王之乱”会在大明王朝开国之初重演吗？“上打君、下打臣的八千岁”并不是胡惟庸的最高梦想。 /1056
- 第八十八章 万寿节与砒霜没有内在联系，想兵不血刃改朝换代的梦想最终灰飞烟灭，达兰倒在了第二个同床异梦的男人刀下。 /1067
- 第八十九章 只因为想把王冠换成天子的天平冠，换得一把大火把自己烧成灰。古井喷酒是个现实的童话，而制造童话的人是位极人臣的智者。 /1077
- 第九十章 胡惟庸一案斩杀三万人头，如果那时有吉尼斯大全，朱元璋将首开纪录。也有幸存者，一个是皇上的儿女亲家，一个是太子的师傅，出于不同的理由，都不言谢。 /1090
- 第九十一章 朱元璋何尝不赞扬太子有情有意？但一国之君是个很奇特的位置，他不能以常人常理来断是非。不要以为文人手无缚鸡之力，他们鼓起三寸不烂之舌，或凭一支烂笔，不亚于刀兵。 /1108



朱 元 璋

- 第九十二章 把“梁国公”改为“凉国公”，字虽同音，却谬之千里，一个妖冶女人可能将“凉”变“热”吗？大明王朝开国首辅多活了十年，不知是朱元璋的恩典还是疏漏。 /1122
- 第九十三章 皇子亡，皇孙世嫡传统，朱元璋之隐忧在于自己百年之后，《永鉴录》是金箍咒吗？那个让英武一世的洪武皇帝两次戴绿头巾的人终于连“凉国公”也当不成了。 /1135
- 第九十四章 铲荆棘、除芒刺，恶人朕来做，把太平天子留给皇孙当。能屈者能伸，他屈过，伸过，这是他一生的全部吗？他不知日后的明史怎样开头，怎样结尾。无字的挽歌永远没有人知道是谁唱的、为谁唱。 /1148





第五十二章

那只变得陌生的雏鹰就是她自己亲手调教和放飞的吗？是人固有的劣根性让他折羽，还是她训导无方？她枕了个一百万两银子的玉枕也没让自己清醒。

—

刘基和宋濂来到江西已经几天了，他们没有惊动官府，只住平民小店，朱文正也没有丝毫觉察，他们做到了名副其实的私察暗访，越访查下去，他们的心情越沉重，宋濂几乎想逃回金陵不当这个差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朱文正罪不容诛，宋濂不忍心让他死在自己手中。

可刘伯温不放过宋濂，这天又拉他到城郊附近来暗访，其实也是根据御史举报线索，追踪而来的。

刘基和宋濂带着三五个随从，步行来到一个叫“樟树”的地方。

眼前是一大片良田，正有一群穿同样衣服的男女在田间插秧，田埂上居然有人拿着鞭子监工。

一个面黄肌瘦的中年女人直起腰来向监工求饶说：“行行好，让我到地头歇一会儿吧，实在挺不住了。”她一边说身子一边直摇



晃。监工过来，狠狠抽了她几鞭子，骂道：“贱人，又想偷懒！”

女人被打得左躲右闪，脸上、胳膊上顿时现出条条鞭痕，周围几个干活的人想过来搀扶女人，监工大声说：“干活，少管闲事！”接二连三地又抽打那女人。

女人终于倒在了泥水中。

刘基说了声：“不准打人！”他手下的人也都拥了过去。

打人的监工说：“她是我们大都督的家奴，打死也不关别人的事。”

受伤的女人从泥水中爬起，躺在田埂上呻吟。监工见刘基等人怒目而视，又不像等闲人，也知众怒难犯，挥挥手，说：“你先去歇歇吧。”

女人被搀扶到一棵大樟树下，半倚着树干，大口地喘息着。

宋濂给这女人喂了点水，问：“他说你是大都督的家奴？在我们吴王治下，怎么会有家奴呢？”

女人说他们原来是元朝平章巴辛帖木儿的家奴，换汤不换药，现在不又成了大都督的奴隶了吗？穷人就是这个命啊。

谁都知道，按朱元璋的法律，农奴一律废除，不论什么人家，都不准像元朝那样蓄养奴隶，一旦违犯，就处以重罚。这朱文正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敢原封不动地把元朝官吏的奴隶收过来役使，难怪御史不顾一切地参他。

劳累了一天的刘基、宋濂并不在乎身体的不适，心里的不舒服更叫他们情绪低落，他们奉王命来查处的毕竟不是一般官吏呀。

他们住的地方在洪都北郊，挑着“天昇客栈”的罗圈幌，就是人称“鸡毛小店”的那种，三教九流都在这里过夜，谈不上雅静、安适，赌钱的吆五喝六，嫖娼的买春调笑，整日不得安宁，可只有在这地方，他们才能做到真人不露相。

刘基身心疲惫地骑驴归来，身后有两个随从。到客栈门口下了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，好累呀！”他忽然注意到有两个官差模样的人在门口晃悠，眼睛盯着他。

他觉得官差形迹可疑，便与宋濂耳语了几句，两人都有同感，

看起来惊动了朱文正了，这官差一定是他派来探风的。

不管它，刘基什么没见过！

刘基走了进去，问坐在柜台后面的账房先生：“请问，有人来找过我吗？”

账房先生回答，倒是有人来查过店簿，问他们几位姓甚名谁，从哪里来，来干什么？

刘基问：“先生怎样回答的。”

账房先生说：“我说我只管开店，客人从哪里来，来干什么与我无关，不欠店钱、饭钱就行。

刘基笑了：“这话有理呀。”

店伙计打来两盆洗脸水，他二人卸去外衣，开始洗脸，刘基洗了几把脸，铜盆里的水就变得浑浊了，他开玩笑说，这盆水能施一亩地的肥，宋濂大笑。

说起这几天查证家奴的事，刘基说，蓄奴罪大，朱文正公开卖官，更叫人不相信。证据确凿，各个品级明码实价，他们很纳闷，这些官在吴王的簿子上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那就是假的，是黑官，那就更是闻所未闻了。

说起朱文正强占民田一万多亩，再加上把没收的元朝大臣的田地窃归己有，一共三万多亩，还在庄园里私自设卡设税，公然蓄奴，没人敢问，宋濂直摇头。

刘基说：“怪不得李善长说江西虽是富庶之地，税赋却有限。”

宋濂说：“还查下去吗？朱文正怕要没命了。”

“就现在这些，你以为他还有命吗？”刘基说：“究竟怎么处置，看朱元璋的了。”

宋濂说，吴王已经宣布永远废除私蓄奴隶的制度了，这朱文正却敢把元朝贵族的土地和家奴原封不动地转到自己名下，实在太不给吴王长脸了。

刘基主张要尽快离开这里，这几天他总发现有人在客栈跟前转，说不定是朱文正派来的探子，打草惊蛇就不好了。



宋濂更怕惊动朱文正，见了面，一口一个伯伯地叫着，怎么说？说真的不是，说假的也不是，左右都是尴尬，反正证据足够判朱文正死十回了，不如尽早打道回府。

吃过晚饭后，从城里方向来了一大群人，灯笼多得数不过来，形成灯海，这引起了店家注意，掌柜的和伙计都跑出门去看，只见远远的有一片红光移动，红光后面是大片移动的黑影。

客栈的一串红灯笼在风中摇晃着，风过树梢，发出吱吱的怪叫声，附近倒是一片静谧。

店掌柜心不落，忙叫伙计通告赌徒们收起赌具，万一有官家来抓赌的，小店会连带遭殃。店掌柜万万想不到江西一省大员会来他这鸡毛小店会客。

二

刘伯温和宋濂早都宽了衣，光着脚丫子，在灯下品茶夜话。宋濂说：“我看，吴王称帝的日子不会久远了。我离金陵前，他让我把历代官制考证出来，看得出他对元朝的这一套不感兴趣。”

“是啊，得陇必望蜀。”刘基也说朱元璋是在悄悄做登极准备，连历法都令陶安他们准备了，还责成刘基确立司法。

宋濂说：“你看，日后执掌国事权柄的会是哪一个？”

刘基说非李善长莫属。

宋濂说起旧事，李善长投奔朱元璋早，与他有交情。当初郭子兴为折其羽翼，把他身边所有的文武大员全要走了，只有一个李善长死活不肯跟郭子兴去，这事让吴王念念不忘，跟宋濂就提起过两回。

刘基也称道这人学问不错，李善长们来前，他是朱元璋主要的谋士。

“品行操守呢？”宋濂问。

刘基故意说：“听你这口气，对李善长颇有微词？”

“不，他很好。”宋濂说，“更多的我不知道。”